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二十一回 宋高宗金陵即帝位 岳鵬舉劃地絕交情

詩曰： 胡馬南來宋社墟，夾江夜走有神駒。臨安事業留青史，莫負中興守一隅。

上回已講到了宋康王泥馬渡過夾江，在崔府君廟內躲在神廚裡睡覺。此回卻先說那夾江這裡，卻正是磁州豐丘縣所屬地方。那豐丘縣的縣主，姓都名寬，那一夜三更時候，忽然坐起堂來，有幾個隨行值宿的快班衙役連忙掌起燈來，宅門上發起梆來。老爺坐了堂，旁邊轉過一個書吏，到案前稟道：「半夜三更，不知老爺昇堂，有何緊急公事？」都寬道：「適纔本縣睡夢之中見一神人，自稱是崔府君，說有真主在他廟內，叫本縣速去接駕。你可知崔府君廟在於何處？」書吏道：「老爺思念皇上，故有此夢，況小吏實不知何處有崔府君廟。」都寬又問眾行役：「你們可有曉得崔府君廟的麼？」眾人俱回稟不曉得。都寬流下淚來道：「國無帝主，民不聊生，如何是好！」回過頭來，叫聲門子：「拿茶來我吃！」

門子答應，走到茶房。那茶夫姓蔡名茂，聽得縣主昇堂，連忙起來，正在扇茶。門子叫道：「老蔡，快拿茶來，老爺等著來吃哩！」蔡茂道：「快了，快了！就滾了。半夜三更，為甚麼寂寞地坐起堂來，也要叫人來得及的！」門子道：「真正好笑！老爺一些事也沒有，做了一個夢，就吵得滿堂不得安穩。」蔡茂道：「做了甚麼夢，就坐起堂來？」門子道：「說是夢見甚麼崔府君，叫他去接駕，如今要查那崔府君廟在那裡？又沒人曉得，此時還坐在堂上出眼淚，你道好笑不好笑？」蔡茂道：「崔府君廟，我倒曉得。祇是接甚麼駕，真正是夢魘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泡了一碗茶遞與門子，又吩咐道：「你不要七搭八搭，說我曉得的，惹這些煩惱。等他吃了茶，好進去睡。」

門子笑著，一直走到堂上，送上茶去吃。都寬一面吃茶，一面看那門子祇管忍笑不住，都寬喝道：「你這奴才，有甚麼好笑！」扯起簽來要打。門子慌忙稟道：「不是小的敢笑，那崔府君廟，茶夫曉得，卻叫小人不要說。」都寬道：「快去叫他來！」

門子奔進茶房裡來，埋怨蔡茂道：「都是你叫我不要說，幾乎連累我打。如今老爺叫你，快些去！」蔡茂倒吃了一驚，鶻鶻突突來到堂上跪下。都寬道：「該打的奴才！你既曉得崔府君廟，如何叫門子不要說？快些講來，卻在何處？」蔡茂稟道：「非是小人叫門子不要說，崔府君廟是有一個，祇是清淨荒涼得緊。恐怕不是這個崔府君廟，所以不敢說。」都寬道：「你且說來！」蔡茂稟道：「小人祖居，近在夾江邊。離夾江五六里，有個崔府君廟，卻是倒塌不堪的，所以說不是這個廟。或者城裡地方，另有別個崔府君廟，也未可知。明早老爺著保甲查問，自然就曉得了。」都寬道：「神明說是江中逃難，衣服俱濕，今既近江，一定就是這個崔府君廟，快叫備馬掌燈！」又命門子到裡邊取一副袍帽靴襪，忙忙碌碌的亂了一會，帶了從人，叫茶夫引路，來到城門邊，已經天明。出了城，一路望著夾江口而來。

不一時，蔡茂指著一帶茂林道：「稟老爺，這林邊就是崔府君廟。」老爺吩咐：「爾等俱在廟外候著，不許高聲！」祇帶了一個門子，把廟門用力一推，那靠門的石小，竟推開了。走到裡邊，並無影響，殿上亦無人跡，殿後俱是荒地。

老爺叫門子：「把神廚帳幔掀起來我看，可是這位神聖？」那門子不掀猶可，將帳幔一掀，不打緊，祇見兩根雄尾搖動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大叫：「老爺，有個妖怪在內！」這一聲喊，早驚醒了康王。康王一手把腰刀拔出，捏在手中，跳出神廚，喝聲：「誰敢近前？」都寬跪下道：「主公系是何人？不必驚慌，臣是來接駕的。」康王道：「孤乃康王趙構，排行九殿下，在金營逃出，幸得神道顯靈，將泥馬渡孤過江。你是何人？如何說是來接駕的？」都寬道：「臣乃磁州豐丘知縣都寬，蒙神明夢中指點，命臣到此接駕。」康王大喜道：「雖是神聖有靈，也難得卿家忠義！」都寬叫門子喚進從人，進上衣服。康王更換了濕衣，齊出廟門。都寬將馬牽過來，扶康王上了馬，自己卻同眾人步行跟隨，一路進城。

到了縣中，在大堂上坐定，重新參見了。一面送酒飯，一面準備兵馬守城。康王便問：「這裡有多少兵馬？」都寬稟說：「祇有馬兵三百，步兵三百。」康王道：「倘然金兵追來，如何處置？」都寬道：「主公可發令旨，召取各路兵馬，張掛榜文，招集四方豪傑。人心思宋，自然聞風而至。」正在商議，忽報：「王元帥帶兵三千，前來保駕，未奉聖旨，不敢進見。」康王道：「快去與孤家宣進來！」軍士到城外傳旨。

王淵進城，來到縣堂上朝見，君臣大哭一番。命王淵坐了，問道：「卿家如何得知孤家在此？」王淵道：「臣於數日前夢一神人，自稱東漢崔子玉，托夢叫臣到此保駕，不意主公果然在此。」正說間，又報：「有金陵張大元帥帶兵五千，前來保駕，在城外候旨。」康王道：「快宣進來！」張所進城朝見畢，奏說：「崔府君托夢，叫臣保駕，不意王元帥已先到此。」兩個又見了禮，各各賜坐。

康王看那王淵一表非凡，張所年已七十多歲，尚是威風凜凜，好生歡喜，便問：「二卿，此處地方偏小，城低兵少，倘金兵到來，如何迎敵？」王淵道：「二帝北轅，國不可一日無君。臣願主公駕回汴京，明正大位，號召四方，以圖恢復。」張所道：「汴京已被金兵殘破，況有奸臣張邦昌賣國，守在那裡，其心不測，不宜輕往。金陵乃祖宗受命之地，況在四方之中，便於漕運，可以建都。」康王准奏，擇日起身，往金陵進發。一路上州官、縣官俱各進送糧食供給。舊時臣子聞知，皆來保駕。

到了金陵，權在鴻慶宮駐蹕，諸臣依次朝見。有眾大臣進上冠冕法服，即於五月初一日，即位於南京，廟號高宗皇帝。改元建炎，大赦天下，發詔播告天下，召集四方勤王兵馬。數日之間，有那趙鼎、田思中、李綱、宗澤並各路節度使、各總兵俱來護駕勤王。又遣官往各路催取糧草。各路聞風，也漸漸起行，解送糧米接應。

內中來了一位清官，卻是湯陰縣徐仁，聽見新君即位，偏偏遇著這等年歲，斗米升珠的時候，縣主親自下鄉，催比糧米；又勸諭富戶鄉紳各各輸助，湊足了一千擔，親自解送。一路上克儉克勤，到了金陵，吩咐眾人將糧車在空地上停住。走到轅門上，見了中軍官道：「湯陰縣解送糧米到此，相煩稟復。」中軍道：「帥爺此時有事，不便通報。」徐仁道：「此乃一樁大事。相煩，相煩。」中軍道：「我的事也不少！」徐仁聽見，就會意了，便叫家人取個封筒，稱了六錢銀子，封好了，復身進來，對著中軍陪笑道：「些須薄敬，幸乞笑納。帥爺那裡，萬望周全。」中軍接在手中，覺得輕飄飄的，就是赤金，也值不得幾何，便把那封筒望地下一擲，道：「不中抬舉的！」竟掇轉身進去，全不睬著。

徐仁拾了封筒道：「怪不得朝廷受了苦楚！不要說是奸臣坐了大位，就是一個中軍尚然如此可惡！難道我到了這裡，罷了不成？也罷，做我不著，沒有你這中軍，看我見得元帥也不？」就在馬鞍邊抽出馬鞭來，將鼓亂敲。裡邊王元帥聽得擊鼓，忙坐公堂，叫旗牌出去查問，是何人擊鼓。旗牌官出來問明，進去報與元帥。元帥道：「傳進來！」旗牌答應一聲：「嚇！」就走出轅門道：「大老爺傳湯陰縣進見。」徐仁不慌不忙，走至階下，躬身稟說：「湯陰知縣徐仁，參見大老爺，特送糧米一千到此。」遂將手本呈上。王元帥看了大喜，便道：「難為貴縣了！但是解糧雖是小事，應該著中軍進稟，不該擅自擊鼓。幸本帥知道你是個清官，倘若別人，豈不罪及於汝？」徐仁道：「那中軍因卑職送他六錢銀子嫌輕，擲在地下，不肯與卑職傳稟。卑職情急了，為此斗膽擊鼓，冒犯虎威，求元帥恕罪！」王元帥道：「有這等事！」吩咐：「把中軍綁去砍了！」兩邊答應一聲：「嚇！」即時把中軍拿下。徐仁慌忙跪下稟道：「若殺了他，卑職結深了冤仇，報不清了，還求大老爺開恩！」元帥道：「貴縣請起。既是貴縣討饒，免了死罪。」喝叫左右：「重責四□棍，趕出轅門！」又叫左右取過白銀五□兩，給與徐仁道：「送與貴縣，以作路費。」徐仁拜謝，辭了元帥，出了轅門，上馬而去。

王元帥忽然想起一事，忙叫旗牌：「快去與我請徐縣官轉來！」旗牌那隻耳朵原有些背的，錯聽做拿徐縣官轉來，正要與中軍官出氣，就怒烘烘的出了轅門，飛跑趕上來，大叫：「徐知縣慢走！大老爺叫你轉去！」就一把抓住。那件圓領本來舊的，不經扯，一扯就扯破了半邊。徐仁大怒，就跑馬轉來，進了轅門，也不等傳令，下了馬，一直走到大堂上，把紗帽除了來，望元帥案前

擯去。那元帥倒吃了一驚，便問：「貴縣為何如此！」徐仁道：「卑職吃辛吃苦，解糧前來，就承賜了這點路費也不為過。為何叫旗牌趕上來拿我，把我這件圓領扯破半件，攔路出醜？還要這頂紗帽做甚麼？」元帥聽了大怒，叫旗牌喝問道：「本院叫你去請徐縣主，為何扯破他的圓領？」旗牌連連叩頭道：「小的該死！小的耳朵實在有病，聽錯了，祇道大老爺叫小的拿他轉來。他的馬走得快，小的著了急，輕輕一把，不道這件圓領不經扯，竟扯破了。」元帥大怒道：「小事猶可，倘若軍情大事，難道也聽錯得的麼？」叫左右：「綁去砍了！」徐仁暗想：「原來是他聽錯了，何苦害他一條性命。」祇得走上來將紗帽戴好了，跪下稟道：「既是偶然聽錯，非出本心。人命重大，望乞開恩！」元帥道：「又是貴縣討饒，造化這狗頭。」吩咐放綁，重責四□棍，趕出轅門。左右答應一聲：「嚇！」把旗牌就打了四□棍，趕出轅門而去。

這裡元帥叫：「貴縣請起！本帥請貴縣轉來，非為別事。本帥久聞當年貴縣有個岳飛，如今怎樣了？貴縣必知詳細，故特請貴縣回來問個明白。」徐仁道：「稟復元帥，這岳飛祇因在武場內挑死了小梁王，功名不就。後來復在南薰門力剿太行大盜，皇上祇封他為承信郎，他不肯就職，現今閑住在家，務農養親。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敢屈貴縣在驛館中暫宿一宵，等待明早同去見駕，保舉岳飛，聘他前來共扶社稷何如？」徐仁道：「若得大老爺保舉，庶不負了他一生才學。」當時元帥就著人送徐知縣往驛館中去，又送酒飯並新紗帽圓領，反添了一雙朝靴。徐仁收了，好不快活。一夜無事。

次日清晨，王元帥引了徐仁同到午門。元帥進朝奏道：「有相州湯陰縣徐仁解糧到此，臣聞及當年岳飛現在湯陰，此人果有文武全才，堪為國家梁棟，臣願陛下聘他前來共扶社稷。為此引徐仁在午門候旨，伏乞聖裁！」高宗聞奏，便道：「當年岳飛槍挑小梁王，散了武場。又協同宗留守除了金刀王善，果有大功。奈父王專聽了張邦昌，以致沉埋賢士。孤家久已曉得，可宣徐仁上殿聽旨。」徐仁隨奉旨上殿，朝見已畢。

高宗道：「那岳賢士，朕已久知他有文武全才，祇為奸臣蒙蔽，不得重用。今聯欲聘他前來同扶王室。孤家初登大寶，不能遠出，卿可代朕一行。」隨即傳旨，將詔書一道並聘岳飛的禮物交與徐仁，又賜了徐仁御酒三杯。徐仁吃了，謝恩出朝，一徑回湯陰來聘請岳飛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那岳飛自從遇見了施全之後，一向回到家中，習練武藝。不想其年瘟疫盛行，王員外、安人相繼病亡。湯員外夫妻兩個前來送喪，亦染了疫症，雙雙去世。又遇著旱荒，米糧騰貴。那牛皋吃慣了的人，怎熬得清淡，未免做些不公不法的事。牛安人戒飭不住，一口氣氣死了。

單有那岳家母子夫妻，苦守清貧，甚是淒涼。岳大爺一日正在書房看書，偶然在書中揀出一張命書。那星士批著：「二□三歲，必當大發。」岳大爺暗想：「古人說的『命之理微』，這些星相之流，不過一派胡言，騙人財物而已。」正在嗟嘆，祇見娘子送進茶來，叫聲：「相公，『達人知命君子固窮』。看你愁眉不展，卻為何來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我適纔翻出一張命書，算我二□三歲必當大發，今正交此運，發在那裡？況當此年荒歲歉，如何是好！」李氏娘子勸道：「時運未來君且守，困龍亦有上天時。」岳大爺道：「雖如此說，叫我等到幾時？」

正說之間，姚氏安人偶在書房門口走過，聽見了，便走進書房。夫妻二人起身迎接，安人坐定，便道：「我兒，你時運未來，怎麼反在此埋怨媳婦，是何道理？」岳飛急忙跪下稟道：「母親，孩兒祇為目下困守，偶然翻著命書，故爾煩惱，怎肯埋怨媳婦？」話還未說完，岳雲從館中回來，不見母親，尋到書房裡來，看見父親跪著，他也來跪在父親後邊。安人看見七歲孫兒跪在地下，心下不安，真個是孝順還生孝順子，便叫岳雲起來。岳雲道：「爹爹起來了，孫兒纔起來。」安人即叫岳飛起來，就帶了媳婦孫兒，一同出書房去了。

岳飛獨自一個在書房內，想道：「昔日恩師叫我不可把學業荒廢了。今日無事，不妨到後邊備取槍馬，往外邊去練習一番，有何不可？」岳大爺即便提著槍，牽著馬，出門來到空場上。正要練槍，忽見那邊眾兄弟俱各全身甲冑，牽著馬，說說笑笑而來。岳大爺嘆道：「我幾次勸他們休取那無義之財，今番必定又去幹那勾當了！待我問他們一聲看是如何。」便叫聲：「眾兄弟何往？」眾人俱不答應，祇有牛皋應道：「大哥，祇為『飢寒』二字難忍！」岳大爺道：「昔日邵康節先生有言：『為人可正而不足，不可邪而有餘。』」王貴接口道：「大哥雖說得是，但是兄弟想這幾日無飯吃、沒衣穿，卻不道『正而不足』，不若『邪而有餘』。」岳大爺聽了，便道：「兄弟們不聽為兄之言，此去若得了富貴，也不要與我岳飛相見，倘若被人拿去，也不要說出岳飛來！」便將手中這槍，在地下劃了一條斷紋，叫聲：「眾兄弟，為兄的從此與你們劃地斷義，各自努力罷了！」眾人道：「也顧不得這許多，且圖目下，再作道理。」竟各自上馬，一齊去了。正是：

本是同林鳥，分飛竟失群。誰憐一片影，相失萬重雲。

又詩曰：

結義勝關張，豈期中道絕？情深不忍拋，無言淚成血！

岳大爺看見這般光影，眼中流下淚來，也無心操演槍馬，牽馬提槍，回轉家中。到了中堂，放聲大哭起來。姚安人聽見，走出來喝道：「畜生！做娘的方纔說了你幾句，你敢懷恨悲啼麼？」岳大爺道：「孩兒怎敢！祇為一班兄弟們所為非禮，孩兒幾次勸他們不轉，今日與他們劃地斷義。回來想起，捨不得這些兄弟，故爾悲傷。」安人道：「人各有志，且自由他們罷了。」

母子二人正在談論，忽聽得叩門聲急，岳飛道：「母親且請進去，待孩兒出去看來。」即走到外邊，把門開了。祇見一個人頭戴便帽，身穿便衣，腳登快靴，肩上背著一個黃包袱，氣喘吁吁走進門來，竟一直走到中堂。岳大爺細看那人，二□以上年紀，圓臉無鬚，卻不認得是何人，又不知到此何事？直待到：雪隱鷺鷥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畢竟不知此人是誰，到此何幹，且聽下回分解。